



本期关注
城乡融合发展

学习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进度和质量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明方向路径,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战略旨在缩小城乡差距,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也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直以来,成都乡村地域广、面积大、人口多,“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征明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既是问题倒逼,更是发展所需。近年来,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公园城市示范区为引领,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抓手,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都正在为城乡融合发展探路。新时代新征程,成都如何破解城乡融合改革的重点难点,正确处理城乡融合中的各种关系,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成都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本期《理论周刊》约请专家学者研讨交流。

聚力强县活镇兴村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黄晋

用乡愁赋能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

刘建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提出了新要求。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以“乡愁”赋能乡村文化振兴,将乡愁情绪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形式,有助于唤醒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因此,将乡愁作为“方法”,不仅是以乡愁为情感路径看待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应关注乡愁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当代价值的转化。“记住乡愁”所代表的新时代的乡愁思想,将原本单纯处于情感话题的乡愁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与生态文明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相结合,逐渐成为深度参与社会发展的情感动力。

乡愁内涵
如何嬗变?

乡愁已然沉淀为中华儿女精神世界中一种典型的情感结构。乡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情感现象,其意蕴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乡愁是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状态,尤其是对处于从灿烂的农耕文明中所孕育起来的中华文化而言,乡愁已然沉淀为中华儿女精神世界中一种典型的情感结构。只不过,乡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情感现象,其意蕴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

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是指离家之人对于故乡的思念和追寻,更多地来源于乡土社会所延续下来的人们对土地的情感经验,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以及安土重迁的习惯,使得人们对于故乡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汉书·元帝纪》中就有记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于是,这种对土地的情感经验进而体现在具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远行的人带走故乡的一抔土,这抔土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对家乡的思念,更是在漂泊的时候用以缓解“水土不服”所隐含的身份危机。换言之,作为物质的“泥土”,成为了土地情感经验的延续。在此基础上,乡愁所蕴含的这种家园文化也进一步沉淀为中华文化中更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中有重要位置的“家国同构”思想,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和演变,延伸为个体家庭与国家发展同步的家国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乡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心理症候,乡愁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心理,常常被放置在传统与现代、乡

村与城市、本土与全球的张力结构中来讨论。一方面,巨大的人口流动强化了社会主体的离散现实处境,乡愁这种在古代社会偶发的情感意识变得越发普遍和强烈。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样面临着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当大众文化不断重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当越来越多带有怀旧主题的消费空间遍布都市,文化乡愁进而演变为全民怀旧,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话题。由此而言,乡愁已不再单纯地指向由巨大的人口流动而引起的“离域的焦虑”,也越发突出地表现为“在地性”乡愁。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和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城乡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城乡一体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座谈会提出,“城镇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住乡愁”以一种诗意的政治表述,展现了国家在城乡发展方面的理念转变。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梁家河、大理古生村、遵义花茂村等地考察调研时多次阐述乡愁,“乡愁”因此成为2015年的涉农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愁的相关论述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重要实践,将乡愁从原本单纯的情感话题转化为国家发展命题,赋予乡愁更深层次的时代意蕴,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关键的情感动力。

人地连接
如何重建?

作为“方法”的乡愁,不仅联系着国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各项战略举措,也在不断破除“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消解乡愁原本的情感矛盾

“记住乡愁”所代表的新时代乡愁思想,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以及“家国同构”的价值理念融入其中,汇聚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情感基础,传递出强烈的故乡情结和家国情怀。新时代的乡愁思想开始广泛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不仅是一次关于传统文化和思想现代转化的文化实践,更是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动力和目标的社会实践。

乡愁与新时代的返乡。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以青年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开始大量涌向城市,青年群体的流失不仅仅意味着乡土社会的失守,也使得“城愁”成为“乡愁”的另一个面向。对于农村社会的人口结构而言,流失的不仅是作为劳动力的“子一代”,更是具有创造力的“新青年”。与此同时,涌向城市的青年也常常遭遇身份的“双重边缘化”,即渴望融入城市而不能,返回家乡而不甘。2023年9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等九个部门修订了之前联合印发的《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到:打好“乡情牌”“乡愁牌”,引导各方人士自觉自愿建设家乡。

乡愁是返乡的情感基础,也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的情感动力。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众多新时代的“新人”,如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强烈的乡愁意识而返乡创业的青年,用自己的方式传播家乡文化,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区别于以农业种植为生的传统农人,新农人表现出新的身份和职业,新的理念和视野,他们拥有更加全面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农业生产的技能,拥有更加现代的经

城乡高质量融合是全球性课题

目前全球有一半约35亿人生活在城市,但同时,全球仍然有26亿人直接依赖农业生活。解决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同步问题,依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2015年,联合国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出,目前全球有一半约35亿人生活在城市,但同时,全球仍然有26亿人直接依赖农业生活。占总人口的75%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的家庭,生活在收入分配比1990年代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解决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的同步问题,依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发达国家大城市城乡融合属于“慢变量”且存在“后遗症”。纵观当前全球发达经济体城市和乡村发展情况,无论是人口接近1000万的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欧洲大城市伦敦,还是人口超过1000万的亚洲大城市东京,其城市的快速发展期普遍是在全球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即使是在如此强大的工业化发展推动下,乡村和城乡融合发展仍然属于“慢变量”,乡村现代化发展速度和规模仍然滞后于城市,而且在人口快速的集聚过程中,依然出现了乡村产业发展停滞、环境污染等乡村衰败问题。城市中也依然存在一些发展“后遗症”,如纽约全市就有超过13万的流浪汉,东京平民窟中还存在大量人口人均居住面积低于5平方米。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减缓后,解决城乡高质量融合依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破解城乡融合改革的难点

在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中,成都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围绕城乡融合改革的重点难点,统筹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在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中,成都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何在传承中突破,在突破中创新,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围绕城乡融合改革的重点难点,统筹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成都具备探索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本底特色。成都作为国家城乡融合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多项改革试点任务。成都主城区、新区和县市的圈层结构使得成都兼具主城经济、新区经济和县域经济,城乡融合发展探索的内部空间十分广阔。成都都市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扩展了成都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外部空间。成都探索城市和乡村既共荣共生,又特色发展,在解决“城市病”的同时,破解“乡村病”,既有发展基础,又有改革条件。

成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尚待突破关键问题。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看成都,当前的城乡融合发展,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是

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面临“城市病”和“乡村病”交织困境。作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的现实任务,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难度更大。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城市普遍面临着“城市病”和“乡村病”交织的现象。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人口总量接近1600万人,其中70%以上都是移民人口,悬殊的贫富差距和部分区域落后的基础设施,甚至影响其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报。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最大的达拉维贫民窟居住着上百万人。著名科技城市班加罗尔,乡村的贫困和落后同城市科技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

我国大城市城乡发展依然面临二元结构困境。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政策驱动下,我国的大城市,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都得到快速提升。上述三个城市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已经达到2.37:1、2.08:1和2.36:1。同时,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驱动下,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人口、土地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城乡流动的局面并没有从制度层面取得根本解决。

城乡要素从乡到城流动的格局尚未得到有效改变;二是县域经济与主城区和新区梯度落差较大且协作能力不强;三是区域间公共资源供需错配加剧人口分布不均衡;四是带动和引领都市圈和城市群实现更大范围城乡融合的有效合作范式尚待明确;五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振兴统筹协调的发展模式尚待探索;六是探索小切口改革、系统集成改革和标识性改革的推进路径有待落实。

成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实现创新突破。成都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要按照省委“抓好两端、畅通之间”的战略部署安排,重点是抓住区域经济发展中县域经济、园区经济、镇街经济、乡村经济几个关键载体和平台。要在开放中实现融合,立足超大规模城市、成都都市圈、成渝城市圈和东西部协作,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的协同发展路径。要以改革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新质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调适,在现有改革基础上谋划改革的集成、突破和创新。

紧紧抓住县域经济这个重点

成都必须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摆在事关全局的重要位置来抓,切实摒弃圈层观念,因地制宜强化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区域互动,加快构建“县市突破、新区引领、城区支撑”发展格局。

县域经济是成都国民经济的底部支撑,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必须紧紧抓住县域经济这个重点。

加快县域经济跃升式发展。2023年,成都八县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为55%,地区生产总值平均约513亿元,是成都市区县平均水平的一半。县域经济是成都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和空间所在。必须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摆在事关全局的重要位置来抓,切实摒弃圈层观念,因地制宜强化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区域互动,加快构建“县市突破、新区引领、城区支撑”发展格局。要通过发展载体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动中心城区、城市新区与县市新城结对联动发展。

推动园区经济能级提升。产业园区是新质生产力集聚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成都内部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平台。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主导产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培育发展。在积极发挥现有产业园区核心功能的同时,加强市级重大发展功能平台向优势区域拓展布局,积极承接主城区和

城市新区部分功能的转移外溢。

充分激活镇街经济发展活力。镇街经济具有“联城带村”的特点,是统筹推进城乡融合的桥梁和纽带。根据赛迪研究院公布的全国镇域经济排行榜,位居全国前列的镇域已经进入千亿。成都要积极探索扩权强镇、集成式授权改革,充分激活镇街发展活力,打造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文旅名镇和特色街区,在此基础上依托资源禀赋合力发展镇街经济带。

努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村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发展单元和基本治理单位,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紧紧抓住村这个主体。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经济组织法》将正式实施,以此为契机,充分结合学习“千万工程”经验,通过发展示范村、重点村,联动一般村,扶持落后村。积极守住粮食安全风险、生态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底线,围绕现代都市农业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园区、构建乡村投资和消费新场景,形成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努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果。

(作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研究基地研究员)

2025年
如何做好
乡村振兴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成都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工作作了明确部署,我们一起来学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严守耕地红线,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健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发展现代都市圈,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要统筹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加快形成高水平协调发展新格局。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严守耕地红线,保护种粮农民和粮食主产区积极性,加强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深入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补短补缺五年计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突出以人为本提高城镇化质量水平,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开展城市更新,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着力推进强县活区。实施产业园区能级提升行动、百亿主导产业攻坚行动,瞄准主导产业,集中发力、久久为功,推进产业补链延链强链,以标志性特色产品、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县域产业集群成群。牢固树立大抓镇街经济、园区经济的导向,同时加强镇街、园区一体发展,打造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文旅名镇。

要加力加劲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坚决落实重大区域战略,坚定不移壮大县域经济,聚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形成高水平协调发展新格局。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四川日报

